

资源编排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的价值共创路径研究

——以温州市柳市镇上园社区为例

庄淳名¹, 胡琳涵^{2*}

¹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浙江 杭州

²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3日

摘要

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以温州市上园社区经济发展为例, 探究其通过有效资源管理形成“政-企-村-民”的协同合力, 实现多元主体价值共创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立足资源编排视角, 嵌入价值共创理论, 精准揭示了关键资源战略性结构化、多元协同治理能力转化与经济社会情感价值共创三者间的动态强化作用机制, 破解了内部资源整合与能力价值共创的难题。不仅为共同富裕导向下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兼具学理性与适配性的新理论解释, 更形成了以“政策驱动 + 多方联动 + 机制保障”为核心的实践范式, 为同类农村、社区依托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实操遵循。

关键词

资源编排, 价值共创, 农村经济发展, 作用机制, 共同富裕

Research on the Value Co-Creation Path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gyuan Community in Liushi Town, Wenzhou City

Chunming Zhuang¹, Linhan Hu^{2*}

*通讯作者。

¹School of Account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Hangzhou Zhejiang

²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February 12, 2026; accepted: April 1, 2026; published: April 13, 2026

Abstract

Developing the rural economy is pivotal to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Tak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angyuan Community in Wenzhou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it has fostered synergistic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s,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residents through effective resource management, thereby realizing a pathway toward multi-stakeholder value co-creation that empowers common prosperity. Grounded in th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perspective and incorporating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he study precisely reveals the dynamic reinforcing mechanism among the strategic structuring of key resour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co-creation of economic-social-emotional value, thereby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capacity-based value co-creation. This research not only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both academically sound and contextually fitting, for high-quality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ented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constructs a prac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policy-driven initiatives,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providing actionable guidance for similar rural areas and communities to leverage collective economie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Resource Orchestration, Value Co-Creati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lying Mechanism, Common Prosper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仍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背景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任务。2026年相关文件提及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1]。农村地区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其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2]。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与农村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如何有效整合资源、激发内生动力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

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作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屠霁霞(2021) [3]探讨了通过“外部转移支付”与“内生增长能力”相结合、滴灌式支持等创新研究方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郝文强等(2022) [4]基于浙江桐乡、浙江嘉兴等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案例，阐述由“单打独斗”向“组团式”转变的四种发展模式，具体为自主经营模式、在地投资模式、飞地投资模式和平台经营模式。高新峰(2025) [5]认为要实现农村经济多元发展与长期稳定，地方政府应当出台政策助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此，本文研究以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上园社区为例，总结上园社区抱团发展以实现价值共创的路径，剖析此路

径中农村如何通过资源编排激活内生动力, 突破资源约束, 最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本研究旨在为同类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提供实践参照。

2. 农村经济发展与“资源编排”的适配性

2.1. 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外部主体带动或政策扶持, 对于农村经济如何通过内部资源整合与能力构建实现价值共创的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同时, 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积极投入, 力求取得突破[6]。尽管政策推动力度不断加大, 但在实际发展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发展动力不足、增收途径有限、创新思维欠缺以及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层出不穷。究其根源, 在于农村经济系统构成多元、主体间关系错综复杂, 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与资源整合路径。因此, 推动农村经济迈向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打破各参与方之间的职能壁垒, 促进政府、企业、村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形成有机协作的整体。

2.2. 资源编排的概念

资源编排理论最初由 Sirmon 等(2007)[7]等提出, 基于过程视角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对内、外资源的编排以激发潜在优势, 探究企业能力形成及演化机制的理论。资源编排是能力的基石, 遵循“结构化-能力化-杠杆化”逻辑, 先形成资源池, 再整合为独特资源组合, 最终实现杠杆化利用, 进而弥补现有研究对内部资源整合关注不足的问题。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战略与创新创业研究, 近年来逐步发展被拓展至跨组织情境如企业联盟[8]和小农户联合[9]。而当该理论被迁移至农村社区情境时, 编排主体由“企业经营者”转换为“村集体组织”, 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其一, 目标函数异质性。企业 CEO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目标, 资源编排效率最终体现为财务绩效; 而村集体作为兼具经济功能与社会治理功能的“混合型组织”, 其目标函数涵盖经济增长、社区福利、社会稳定等多维诉求, 资源编排的价值评判标准更为复合。其二, 权威来源差异性。企业 CEO 的权威源于产权契约与科层授权, 具有强制性执行力; 村集体的权威则源于“行政授权 + 社区认同”的双重基础, 既包含上级政府的行政委托, 也依赖村民的制度化信任与传统文化认同。其三, 决策机制复杂性。企业资源编排多遵循“高管决策-层级执行”的线性逻辑, 而村集体面临“政府引导-民主协商-市场运作”的多重决策约束, 资源编排过程呈现显著的“多中心治理”特征。这些差异意味着农村情境下的资源编排研究, 需超越企业理论的既有框架, 深入考察行政嵌入、社区认同与市场机制的交织作用。

2.3. 农村经济发展与“资源编排”的适配性

资源配置结构优化与农业生产效能提升是核心作用机制, 参与行为通过促进土地规模化流转、提高劳动力就业稳定性、增加集体收益分红等优化资源配置。同时, 通过提升农地产量、增加农业收入、拓展销售渠道等提高生产效能, 两者协同构成生计韧性增强的双路径支撑[10]。进一步而言, 行政权力在农村资源编排中扮演着“制度供给者”与“效能调节器”的双重角色。一是资源结构化阶段的“合法性赋能”。行政权力通过确权登记、政策倾斜、项目注入等方式, 赋予村集体对闲置资源的整合权能, 降低资源识别的交易成本与制度障碍。二是资源能力化阶段的“组织化催化”。村委嵌入与政府职能下沉, 将分散的个体资源转化为组织化能力。通过村委引领构建“村社合一”的组织架构, 将行政资源转化为村集体的治理能力与动员能力。三是资源杠杆化阶段的“风险缓释”。行政权力通过提供信用背书、搭建对接平台、设立风险基金等方式, 降低村集体市场化运作的试错成本, 加速能力向价值的转化效率。

3. “资源编排”与农村“价值共创理论”的适配性

3.1. 价值共创理论的概念

价值共创由 Prahalad 和 Ramaswamy (2004) [11] 提出, 强调多元主体通过互动合作共同创造价值。研究普遍认为, 农村情境的复杂性与主体的多元性, 与价值共创所强调的“多元主体互动”和“生态系统”视角高度契合, 其核心在于通过多元主体协同互动, 挖掘经济、社会与文化多元价值, 进而转化组织能力为多维价值, 是价值实现的结果导向, 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

3.2. “资源编排”与农村“价值共创理论”的适配性

资源编排与价值共创强调多元主体协作, 共同构建“资源整合 - 价值转化”的闭环。贾竣云等(2023) [12] 提出创业者的认知框架及其对资源与市场需求之间匹配逻辑的判断, 共同决定资源编排模式的选取, 不同模式也遵循各自的价值创造路径。其中, 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在产业发展领域, 资源编排梳理闲置民居、特色技艺等分散资源搭建共享平台, 价值共创引导企业、村民与政府协同, 形成“资源 - 产业 - 价值”链条, 实现增收、就业与文化传播的共生。在乡村治理领域, 资源编排整合人力、组织与文化资源, 价值共创推动乡贤、村民与政府形成共生生态, 增强社区凝聚力。在文化遗产领域, 资源编排活化非遗、农耕文化等资源, 价值共创促进村民、企业与高校协同, 实现文化遗产与经济价值统一。

4. 资源编排驱动下上园社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价值共创实践路径

4.1. 上园社区基本情况

上园社区地处“中国电器之都”乐清市柳市镇的核心地带, 面积仅 0.56 平方公里, 却曾与华西村一起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小康村, 其民营经济的发展, 更是成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与共同富裕的典型村。社区内形成了以低压电器产业为核心, 光伏新能源、电缆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截至 2024 年上园社区集体净资产达 10 亿余元, 村民年人均收入近 5 万元, 且每年都以 10% 以上的速度递增。

上园社区抱团经济在于其通过集体化运作整合资源, 形成产业协同与利益共享机制。社区以村委组织为核心, 成立上园集团, 将分散的集体资产纳入统一管理, 通过建设电子大厦、有色金属材料市场等 8 大市场, 构建起“集体经济航母”。同时, 社区推动企业抱团发展, 形成以正泰电器、德新交运、甘化化工、华荣股份、绿城水务及欣灵电气等 6 家上市公司为龙头, 近百家股份制企业为支撑的产业集群, 涵盖低压电器、新材料等领域, 形成完整产业链。在利益分配上, 社区通过集体公司运营, 实现年收入近 3000 万元, 并将收益反哺民生, 全额承担社区居民医保费用及实施旧村改造项目等, 确保发展成果共享。此外, 上园社区还通过“村企联建”模式, 与周边企业合作开发市场、物流等项目, 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这种“组织引领 + 产业协同 + 利益共享”的抱团模式, 既增强了社区经济抗风险能力, 又推动了社区高质量发展,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4.2. 上园社区资源编排实现价值共创的路径

4.2.1. 资源结构化: 奠定价值共创的物质与组织基础

其一, 精准识别与分类资源, 厘清资源底数, 找准发展支点。上园社区对资源进行了分层梳理。一方面是外部可链接资源, 包括柳市镇政府“以奖代补”的财政奖励资金、“最美村”等竞争性扶持平台的专项奖励, 以及乐清市、柳市镇打造的数字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一体化研发服务平台等产业赋能资源。另一方面是内部可盘活资源, 涵盖土地、集体房产、劳动力等有形资源, 以及居民向心力、社区治理机制等无形资源。社区通过成立上园集团强化集体经济管控, 通过居民大会凝聚民意, 挖掘出闲置土地、

闲置集体房产的增收潜力,也看到了社区劳动力参与服务的可能性。同时,上园社区也识别出无效资源。其中老宅旧房不仅制约人居环境提升,更占用了产业发展空间,成为社区经济向高端化迈进的阻碍,这为后续资源优化明确了方向。

其二,资源战略性调整与优化,储备优质资源,筑牢长期根基。上园社区针对识别出的无效资源,借助旧村改造政策窗口,通过腾挪土地空间完成资源的战略性优化。2024年上园社区旧村改造涉及587户、2878人、房屋1071宗,几乎覆盖上园社区全部户籍居民的老宅、老房,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更为后续引进高端产业、发展物业经济储备了空间资源。在改造过程中,社区根据房屋性质合理分配套用房,聘请第三方机构负责测绘、评估、签约等工作,既赢得居民支持,也为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基础。

其三,资源协同整合与配置,激活资源效能,搭建联动格局。上园社区通过内外部资源的协同整合与高效配置,将零散资源转化为有序整体,呈现出鲜明的“行政赋能”特征。一是政策窗口的创设性利用。镇政府“以奖代补”“最美村评选”等政策工具,实质上是行政权力通过“竞争性资源配置”诱导村集体主动识别与整合资源,将上级政策意图转化为基层行动自觉。二是制度规则的嵌入性约束。旧村改造中“第三方机构参与+三资办监管”的透明化运作,将行政权力通过程序规制,进而保障资源整合公平性的作用,这种“嵌入式监管”既避免了村集体内部人控制风险,又为资源后续的市场化运作奠定了合法性基础。相较于企业CEO基于产权契约的排他性决策,上园社区将行政权力的适度嵌入能更好地通过“制度供给”提升资源整合的包容性与可持续性,但其效率边界取决于权力介入的“度”,如果过度规制可能抑制村集体的自主性,而规制不足则可能导致资源攫取与分配不公。

4.2.2. 资源能力化: 构建价值共创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推动民主制度、组织架构等结构化资源向民主治理能力转化,锚定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一是民主制度资源向协同治理能力转化。通过将组织化的治理规则资源转化为居民参与能力与监督制衡能力,落实财务收支公开,设立监督机构保障居民知情权与监督权,构建“集体经营-居民共享-主体监督”三方互促的共富模式,确保集体资产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实现收益公平分配。二是乡梓文化组织资源向社群凝聚能力转化。以宗祠庆典等文化活动为纽带,将传统文化认同资源转化为社群凝聚能力,推动内外乡梓文化交融,吸引乡贤返乡参与社区治理。

其二,推动集体资产、市场布局、产业基础、文化传承等结构化资源向产业发展能力转化,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支撑。一是集体资产资源向市场化运营能力转化。上园社区通过公司化运营模式盘活土地、物业等集体资产,布局专业市场、综合楼等多元集体经济项目,将闲置资产资源转化为产业集群发展的载体,吸引私营主体入驻,催生产业集聚效应,实现集体资产从“存量资源”向“增值资本”的转变,持续壮大集体收入规模。二是文化传承资源向产业融合能力转化。上园社区依托鸿宝艺术馆搭建文化展示与交流平台,推动文化资源与产业资源深度融合,为社区产业注入文化附加值,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协同共进。三是产业基础资源向高端发展能力转化。上园社区以低压电器、光伏新能源等主导产业集群为基础资源,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同时,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产业基础资源转化为产业升级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此外,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与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财务风控体系,将现代管理资源转化为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力,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制度动力。

其三,推动数字技术、信息资源、硬件设施等结构化资源向数智治理能力转化,激活共同富裕的创新动能。在治理端,上园社区推动监控与物联网资源向智慧防控能力转化,整合既有监控资源,新增高清卡口与物联网感知设备,构建智慧防区硬件底座。通过技术集成将分散硬件与数智技术融合为一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推行“信息化”巡逻与“互动式”调度机制,实现治安防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

判”升级的转变,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精准度,间接转化为居民的“安全福利”,以安全稳定的乡村环境保障产业发展、凝聚共富合力。在产业端,数字技术资源向产业升级能力转化。以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巩固低压电器、光伏新能源等主导产业的智能化生产优势,并探索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新兴领域的应用,将数智资源转化为产业高端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变,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4.2.3. 资源能力杠杆化:实现多元价值的创造与共享

其一,主体协同杠杆化,激活多元治理合力,奠定共富核心动力。上园社区以构建双维资源协调体系为抓手,打破单主体发力的局限,凝聚政府、企业与村民的多元合力,为价值共创提供了核心动力。首先,上园社区把社会组织、驻区单位、非公企业等纳入协同网络,打破主体间壁垒,达成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此外,上园社区建立跨部门的产业协同机制,通过建立“集体经济项目发展联席会”,有效整合区委组织部、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在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提升产业附加值,不仅推动了社区经济的稳定增长,更激活了政府政策引导、企业资本投入与村民资源贡献的协同效能。

其二,价值链条杠杆化,拓展多维价值维度,搭建价值共创载体。上园社区承接前期产业能力融合化形成的增值优势,依托系统性资源部署,将核心能力转化为价值撬动支点,推动从单一资源增值向经济、社会、情感多维价值释放转变。以产业运营撬动经济价值,夯实物质基础。在经济方面,上园社区以集体经济为支撑,建立普惠性创业支持体系,通过低息贷款、税收减免降低小微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并搭配创业培训提升经营能力,促进主体协同发展。同时,依托产业基础培育电器制造、有色金属加工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并引入集团化管理与现代经营模式,推动集体资产从零散化转向规模化、专业化运营,实现村级资本的阶梯式增长。在社会服务方面,社区系统性升级交通、水电、排水等基础设施,构建全覆盖基础保障网络,破解出行、能源供给与防汛排涝等民生痛点,并进一步同步配套标准化学校与诊所,推动公共服务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延伸,为劳动力再生产与经济活动开展筑牢基础。在情感方面,社区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优化资源布局,依托文化礼堂打造集阅读、亲子互动与公益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空间,以免费凉茶等细节服务传递社区关怀。同时,构建“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在步行可达范围内设置文化中心,开设多样化艺术课程,助力居民精神素养提升与自我价值实现,增强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为乡村经济发展凝聚情感共识,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其三,利益联结杠杆化,构建长效共享机制,筑牢共富底线保障。上园社区依托集体资产增值,建立了分红与福利机制,将集体经济收入这一资源载体,转化为覆盖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的民生保障能力。通过面向全体居民发放1万元年终分红,为60岁以上老年人增设1200元养老补贴;建立梯度教育奖励体系,本科毕业生可获5000元奖学金,硕博研究生奖励提升至1万元,高考毕业生可领取700元鼓励金。综上,上园社区完善医保、养老等社保体系,以普惠化与差异化结合的福利供给,强化民生兜底功能,巩固社区认同的情感基础,确保价值成果全民共享,防止“能力增值、收益不均”。村民通过按股分红与福利反哺直接获益,企业获得稳定的发展场景,助力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实现“能力-价值-共享”的闭环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上园社区将资源调用从“物质供给”深化为“社会资本培育”,进一步实现集体资产的增值与公共价值提升的协同共进。而利益联结杠杆化作为长效保障,成功将前期主体协同的动力与价值链条的延伸成果最终固化为全民可及的共同富裕,搭建了“协同聚动力-链条拓价值-联结保共享”的完整闭环。

5. 结论与启示

其一,资源编排与能力转化是核心支撑。区别于企业CEO的单一市场逻辑,村集体作为编排主体遵

循“行政逻辑-市场逻辑-社区逻辑”的复合逻辑。行政逻辑保障资源编排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市场逻辑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社区逻辑维系内部认同与参与动力。上园社区通过“识别整合-捆绑联动-杠杆利用”盘活资源,联动镇电器产业园搭建零部件加工共享车间,以集体资源为杠杆引入外部技术团队,形成涵盖空间、资产与技术的资源池。同时,2025 年上园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近 3000 万元,社区依托村委领办合作社完成能力转化,将静态资源转化为订单协调、质量管控等动态组织能力,破解资源闲置与产业脱节的壁垒,为电气配套加工、民宿经济等业态提供底层支撑。

其二,多元主体协同是实践路径。行政权力通过“制度供给-组织嵌入-风险缓释”三重机制提升资源编排效率,但也可能引致“资源依赖-激励扭曲-创新抑制”的负面效应。上园社区的成功,关键在于形成了“政策引导而不包办、政府嵌入而不替代”的适度干预模式,行政权力在资源结构化阶段提供制度基础,在能力化阶段发挥催化作用,而将杠杆化阶段的市场运作空间留给村集体与企业主体。上园社区通过构建“政-企-村-民”开放共创网络,镇政府出台集体用地配套政策,本地电气龙头企业提供订单与技术培训,社区合作社负责资源统筹与运营管理,居民通过入股或务工参与生产。四方主体围绕配套加工、乡村旅游等场景协同行动,不仅实现了柳市镇 2025 年规上工业产值达 710.11 亿元的历史新高,也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生共荣,并形成“产业吸纳就业-就业反哺社区-社区优化服务”的正向循环。

其三,普惠共享与动态调适是双重保障。上园社区通过“股份合作+福利反哺”保障分配公平,将主体能力与制度环境相匹配,在价值实现阶段回归市场机制与社区共享,实现集体收益按 60%分红、30%社区福利、10%公益基金拆分,2025 年村民年人均收入近 5 万元,且以 10%以上的速度每年递增。同时,上园社区建成老年食堂、儿童托管中心等福利设施,社区凝聚力显著提升。面对电气产业升级需求,社区动态调适发展模式,升级共享车间为智能加工中心,引入直播电商拓展销售渠道,结合分红反馈机制优化股权分配比例,形成“共享反馈-模式升级-效益提升”的可持续闭环。

上园社区的实践表明,资源编排筑牢发展基础,协同主体激活多元动能,共享与调适保障长期韧性,三者共同构成农村价值共创的完整逻辑,为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基金项目

2025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价值共创视域下农村经济抱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2025R408B082)。

参考文献

- [1] 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2/content_7056929.htm, 2026-02-03.
- [2] 付帅.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及优化路径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25(3): 9-12.
- [3] 屠霁霞. 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J]. 河南社会科学, 2021, 29(01): 42-48.
- [4] 郝文强, 王佳璐, 张道林. 抱团发展: 共同富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创新——来自浙北桐乡市的经验[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8): 54-66.
- [5] 高新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J]. 中国农村科技, 2025(11): 14-16.
- [6] 张新文, 杜永康. 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经验透视与创新路径——基于江苏“共同富裕百村实践”的乡村建设经验[J]. 经济学家, 2022(6): 88-97.
- [7] Sirmon, D.G., Hitt, M.A. and Ireland, R.D. (2007)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273-292. <https://doi.org/10.5465/amr.2007.23466005>
- [8] Baert, C., Meuleman, M., Debruyne, M. and Wright, M. (2016) Portfolio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0**, 346-370. <https://doi.org/10.1002/sej.1227>

- [9] 余乐, 孙欣, 陈卫平. 小农户联盟何以实现价值共创: 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80-89.
- [10] 张夏力, 李静爽, 王岩, 等. 组织嵌入与韧性建构: 农户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提升其生计韧性?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5.
- [11] Prahalad, C.K. and Ramaswamy, V. (2004) Co-Creating Unique Value with Customers. *Strategy & Leadership*, **32**, 4-9. <https://doi.org/10.1108/10878570410699249>
- [12] 贾竣云, 陈寒松, 徐文箫, 等. 数字创业企业如何通过资源编排实现价值创造?——基于数字平台的跨案例研究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3, 35(5): 131-149.